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

西汉侯国地理

马孟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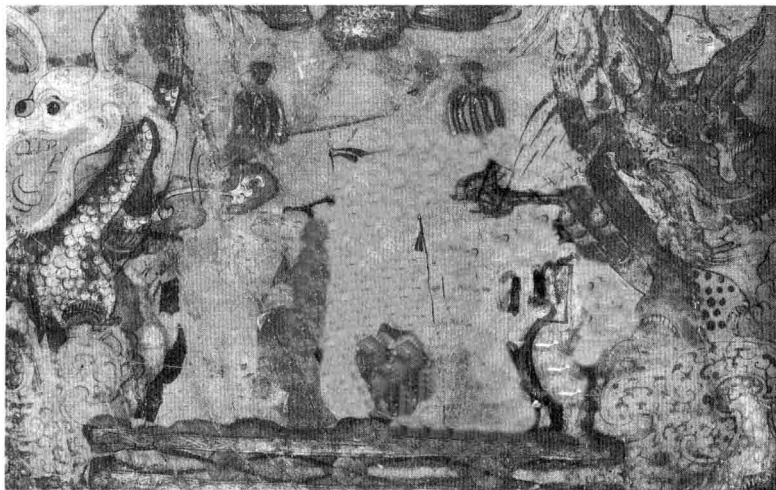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汉侯国地理

马孟龙 著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arquisates in Western Han Dynasty**

Ma Menglong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汉侯国地理 / 马孟龙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1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ISBN 978-7-5325-6784-3

I. ①西… II. ①马… III. ①历史地理—研究—中国—西汉时代 IV. ①K928.6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1445 号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西汉侯国地理

马孟龙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6 插页 2 字数 520,000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6784-3

K·1701 定价: 8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马孟龙 1981年生，辽宁省沈阳市人。先后于沈阳大学人文与旅游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获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汉唐文献工作室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目前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考古》、《江汉考古》、《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研究兴趣集中于秦汉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出土文献等领域。

復旦大學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专刊 第一辑

博望鸣沙

——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

余欣著

晏殊《类要》研究

唐雯著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仇鹿鸣著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徐冲著

画境中州

——金元之际华北行政建置考 温海清著

集刊 第一种

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 余欣主编

专刊 第二辑

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

姜鹏著

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

朱溢著

中国古代地方监察体系运作机制研究 余蔚著

西汉侯国地理

马孟龙著

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

孙英刚著

集刊 第二种

存思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论文萃编

余欣主编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博库书城：www.bookuu.com

当当网：www.dangdang.com

卓越网：www.amazon.cn

京东网：www.jd.co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点击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本课题研究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人文学科整体推进重大项目

“中古中国的知识、信仰与制度的整合研究”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余 欣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 邓 菲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冯培红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姜 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仇鹿鸣 (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
孙英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唐 雯 (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
温海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徐 冲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游自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余 蔚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余 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张金耀 (复旦大学中文系)
张小艳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朱 溢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朱玉麒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书系缘起

余 欣

在学术出版过度繁荣的当下，各种“大典”、“巨制”俯拾皆是，“标志性成果”风起云涌，我们推出这套丛刊，究竟意义何在？我不断扪心自问。

我总想起，当初激励我投身“不古不今之学”的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幾的一段话。子玄撰成《史通》后，惧其不传于世，喟曰：“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漉，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是知古人不轻言著述，凡有所作，必殚精竭虑，巧构精思，冀藏之名山，垂为后世之轨则。非我辈后生，斐然狂狷，读书未遍，率尔操觚可比。

我又记起，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学之时，高田时雄教授跟我讲过一则轶事：第一任所长狩野直喜先生认为，初学者理当埋头读书，而不应急于发表成果。因此，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新进研究者三年内不许写论文。我深深地为这个故事所蕴含的学问之真精神所感动。在量化原则下，今之学者沦为计件民工，每日为炮制“速朽之作”，完成指标而苦斗。若有人天真地提起“千秋事业”之说，恐怕会沦为同行笑柄。然而，我们真的要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吗？我常常寻思，一个真正的学者，起点和终极到底在何方？也许有人会讲，既是“无涯之旅”，则无所谓起止。那么，立场呢？学者治学的基本立场在哪里？古人曰“文章千古事”，今人云“在学术上应该发扬比慢的精神”，我们是否仍可作为信念而坚守？在“美丽人生”与“追求学术之彻底性”之间，我

们应该如何抉择?

这些纠结,想必也是我的这些志同道合的学侣们的忧思。于是我们向往建立一个乌托邦,期盼在这个“艰难时世”努力生存的同时,有一泓荒漠甘泉,可以给我们枯槁的心灵带来慰藉;有一方文明的沃土,可以让思想的苇草惬意地生长;有一片无垠的天地,可以让我们信马由缰。由此,有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的成立。

所谓的研究班,只是一个没有建制的民间同仁团体,却代表了我们的学术理想。两年前,一群研究中古时代历史、语言、文学与艺术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商讨在学术日益泡沫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安身立命,是否能为中国学术做点什么。随后研究班悄然成立,致力于在互相砥砺中提升自我学术境界,并探索共同研究模式在中国学术生态中生发的可能性。研究班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党同伐异的山头。核心成员来自复旦历史系、文史研究院、汉唐文献工作室、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文系等五个单位,共十二位学者。此外,还有许多研究生、访问学者、校外和海外研究者,作为“观察员”和通讯成员加入。每两周组织一次workshop,主要安排为新作发表与讨论、史料会读、学术信息交流与评论,至今已连续举行36次。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氛围,让我们怡然自得,乐以忘忧。理解当今学术生态下“青椒”处境的贤达,想必不难体会,这样完全依赖学问自身魅力而运作的“非营利性社团”,坚持到今日,是多么的不易!

我们的活动,逐渐引起相关院系和学校的关注,对我们深表“同情的了解”,施予各种援手,鼓励我们将实验继续下去,并从“211三期”和“985三期”项目中拨给专项经费予以资助,希望能将我们的苦心孤诣,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之,我受命策划这套丛书,作为见证梦想与现实张力之间的“试金石”。虽然不免有些俗套,我们仍想借此对所有给予包容和支持的人们,尤其是章清教授、金光耀教授、邹振环教授、杨志刚教授、葛兆光教授和陈尚君教授,表达由衷感激之情。

书系以“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为名,收录研究班主要成员的作品,表明了我们共同研究旨趣之所在。第一辑付梓的,除了我自己的那

本不过是往日杂稿的拼盘,其余大都是博士论文经数年打磨而写定的心力交“萃”之佳作。第二辑将要刊行的,则是研究班成立后历次往复匡谬正俗之结晶。尽管立意和方法不尽相同,但都代表了新一代学人对“基础性命题”的求索与回应。古人有云:“登山始见天高,临壑方觉地厚。不闻先圣之道,无以知学者之大。”况乃天道幽邃,安可斐然。同道乐学,博采经纬(研究班集体会读之《天地瑞祥志》,中多祲祥灾异、纬候星占之言),思接千载(诸君治学范围,上启秦汉,下探宋元,绵历千年),今略有所成,哀为一编。虽不敢“期以述者以自命”,然吾深信,绝不至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

在一次讲演中,我曾吟咏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烧毁的诺顿》(*Burnt Norton*,中译参汤永宽译本,略有改动),以表达对人类历史之深邃与荒诞的敬畏和感动。现在,我想再度征引这首诗,作为对我们研究班的祝福,也作为这篇缘起的“论曰”: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 时间。
If all time is eternally present	假若全部时间永远存在
All time is unredeemable.	全部时间就再也都无法挽回。
What might have been is an abstraction	过去可能存在的是一种抽象
Remaining a perpetual possibility	只是在一个猜测的世界中
Only in a world of speculation.	保持着一种恒久的可能性。
What might have been and what has been	过去可能存在和已经存在的
Point to one end, which is always present.	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的终点。
Footfalls echo in the memory	足音在记忆中回响
Down the passage which we did not take	沿着那条我们未曾走过的甬道
Towards the door we never opened	飘向那重我们从未开启的门
Into the rose-garden. My words echo	进入玫瑰园。我的话就这样

Thus, in your mind.

But to what purpose

Disturbing the dust on a bowl of rose-leaves

I do not know.

Other echoes

Inhabit the garden. Shall we follow?

在你的心中回响。

但是为了什么

更在一钵玫瑰花瓣上搅起尘埃

我却不知道。

还有一些回声

栖身在花园里。我们要不要去
追寻？



2011年12月19日

序 一

葛剑雄

翻阅马孟龙即将出版的《西汉侯国地理》，往事历历在目。

2007年孟龙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口试时我对他的印象很好，虽然他本科毕业于一所升格不久的地方大学，并且是中文专业，但感到他思路清晰，有自己的见解，认定是可造成之材。岂料他笔试成绩很差，英语更差，离录取线甚远。我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就找他了解，方才得知他虽然硕士阶段报的是历史地理专业，入学后却因该校没有找到合适的导师，让他改学其他专业，实际根本没有学过历史地理。我又比较详细地询问了他各方面的情况，特别让他谈了他已发表的一篇论文的思路和感兴趣的问题，更坚定了原来的看法。这样的人才放弃了实在可惜，正好我承担的《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有工作要做，就邀他来上海边作些辅助工作，边备考。但我知道，即便他能尽力学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常规录取的标准。在校研究生院的支持下，我为他单独命题，特招录取，在次年春季入学。

不过应该承认，孟龙此后的进步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特别是在博士生期间就能写出好几篇高质量的论文，能在权威刊物发表，现在又完成了这部专著，其水平远在一般博士论文之上。

入学不久，孟龙就提出，要以西汉侯国为研究方向，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这也出乎我的意料，因此我力劝他改变方向。因为我知道，从清代杰出的史学家钱大昕以来，包括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曾对此作过研究，发表过不少论著。特别是周振鹤师兄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中，相当大的篇幅就是研究西汉侯国，并且由此得出了不少

重要结论,成为这篇论文的坚实论据。我也知道此后出土或新发现的文书提供了新的史料,但我以为至多只能作些充实补正,纠正若干局部的错漏,难道还能做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但孟龙信心十足,滔滔不绝地申述自己的理由。我听下来觉得他有些道理,就嘱他先写一篇出来看看。初稿写出后,我觉得确有新意,但因自己长期未注意这方面的成果,判断不准,嘱他向振鹤师兄求教。就这样,孟龙一发不可收,连续写出了几篇,或颠覆了长期沿用的成说,或将一些一直以为无序可循的排列理出了头绪,或填补了某一缺漏。至此我已完全不担心他能否完成论文,却也没有想到最终能形成这样一部立论严谨、内容全面、新见迭出的专著。

季龙先师一直激励我们:“在历史地理研究中,我应该超越钱大昕、王国维,你们应该超过我。”孟龙的新著必能告慰于先师。

能超越前人,固然是后学努力的结果,但也离不开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的进步。例如,要是没有 2002 年湖南里耶秦简的发现,即使穷尽秦汉史料,至多也只能对今湘黔一带的秦郡数量和名称存在疑问,却无法断定会有洞庭、苍梧二郡。至此我才体会到先师在论证秦郡数量时持不确定态度的高明之处。相信孟龙一定会明白,《西汉侯国地理》得益于前贤的成果和新出土发现的史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却绝不是终结,因而迟早要被超越。如果是被孟龙自己,并且是在不久的将来,岂不更好!

2013 年 10 月

序 二

辛德勇

马孟龙君《西汉侯国地理》付梓在即，嘱我写几句话附缀篇末。博士毕业之后，我一直随着性子乱翻书，没有什么研究规划，不过近二十年来，有关秦汉的文章写得稍多些，当然其中做得最多的，仍然是自己的本行，也就是秦汉时期的地理问题。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孟龙君希望我能够就这本书中层出叠现的新见解，深入谈一谈看法。殊不知我读书猴性十足，很难花得下像他这样的苦功，踏踏实实地仔细研读《史记》、《汉书》。特别是像《汉书·王子侯表》之类的《史》、《汉》诸表，除了《史记》的《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连贯性稍强，还有《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上卷，是普通的文字记述，实际上算不上是“表”，因而对这几部分还大致通检过几次之外，其他各种旁行斜上的表格，总是望而生怵，要不是遇到非查不可的问题，平常是从不翻看的。读书如此疏懒，对这部《西汉侯国地理》中艰深的具体问题，很难做出有学术深度的评议。

不过，此前我毕竟大致通看过这部书稿，其中个别章节拆分开来单独发表时，我也稍微仔细一些阅读过，对孟龙君思考问题之清晰，辨析史事之深邃，与其治学之沉潜，一直深为叹赏，因而愿意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感想。

我在大学念书时读的是一门不三不四的专业，没有受过历史学科班训练，根本不知道有品味的历史学家该读哪些书，不该读哪些书。直到今天，读书仍然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多年来混迹于历史学者之群，滥竽充数写文章，也只是按照业师史念海先生传授的四字口诀——“读书得间”来行事，从来没有考虑过按照哪一路模式写文章、写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怎样表述这些问题才算好文章这类严肃的命题。因为受学于先师者，仅此四字而已，我

对“读书得间”这一根本路径始终恪守不渝,并且很固执地相信,“读书得间”的文章,虽然在许多人看来不一定是好文章,却一定是真文章,是实实在在的文章,而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正在于求真求实。我读马孟龙君这部《西汉侯国地理》,最为赞赏的地方,或者说最能引发共鸣的地方,就在这里。面对两千年来无数优秀学人都未能梳理清楚的如此复杂的政区地理问题,孟龙君能够耐心细致地搜罗审辨史料,发现其中的规律性问题、关键性问题,提出全新的实质性见解。我想,这绝不是一味揣摩哪个大师的套路或效法某个学派的范式所能做到的,其主要成就,正主要源于读书而能够得间。

中国古代儒者的个人修养,很讲究慎独,要想做好这一点,实际很不容易。慎守其独,对于学者,同样也是一个挑战。走“读书得间”这条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读书,需要读很多书,在校读学位,咬牙坚持一下,或许不太难做到,但要在获得博士学位而走上工作岗位之后,面对缤纷变幻的世态,依然故我,这还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学术旨趣,这就是逃离浮华与喧嚣,独自享受学术的清静。能够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在荒江老屋之中与二三素心之人相与探讨更好;没有,也不妨尚友古人,自得其乐。这是一种特别的境界,不知孟龙君以为良否?

《西汉侯国地理》这部书中有些内容,是我过去已经想到,思考过,想留待日后具体探究的问题。例如我在研究汉武帝“广关”一事时,意识到这是一件影响广泛的重大事件,由此可以展开西汉历史的很多问题,其中即包括“广关”前后侯国地理分布的变迁。读此书稿,看到这一问题已经被孟龙君妥善解决(尽管其中还有个别地方,可以进一步解析),既高兴,又难免有些被人捷足先登的遗憾。我比孟龙君年长二十余年,不禁想到了孔夫子讲的那句老话:后生可畏。很多年前,记不得在清朝什么人一部书中,看到一段专门阐释此语的论述,大意谓后生之真正可畏者不是天资卓异的少年英俊,而是那些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人。马孟龙君已经用《西汉侯国地理》一书,为自己在学术领域里确立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衷心期望孟龙君能够秉持以往的追求,一步一步,坚实地走下去。

导言 如何使用这本书

我建议读者不要一开始就从头阅读这本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我深知任何一部学术作品——即便是名家之作——也很难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果读者饶有兴致地从第一页开始阅读，相信读过两三页后便会觉得枯燥乏味，随后把书束之高阁。而这也是绝大多数读者（我也不例外）都经历过的阅读体验。其实，当我们主动去翻阅一部学术书籍，并非是怀有浓厚的兴趣，往往是为了解决某个现实的学术问题。我们期望从中获得的，也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线索，而非从中得到某种阅读快感。所以我从未奢望这本书能吸引几个读者去通读，只是期望能给进行学术研究的同仁们提供一些便利。因而身为作者，我有责任指出这本书有何实际用处，而非高谈此书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以免浪费读者宝贵的光阴。

这本书最大的用处是提供有关西汉侯国的时间（置废年代）和空间（地理方位）信息。以往若想了解这类信息，只能去翻阅《史记》、《汉书》相关侯表以及各种地名辞典，查阅极为不易。而本书可以帮助读者省去这个步骤。读者利用本书附录“侯国索引”查检到对应的侯国编号，便可以找到该侯国在“西汉侯国建置沿革综表”中的条目。“综表”提供了诸如置废年代、类别、地理方位和隶属沿革等侯国基本信息。其中所提供的侯国地理方位信息，汇集了目前侯国地望研究以及实地考古调查的最新成果，为本表的特色之一。而“备注”一栏，则为“综表”对某些侯国的名号、置废年代、地理方位等信息所作的修正进行说明，同时提示前人的研究成果。如果某侯国在书中有详细考证，还会指示考证文字在书中的章节位置。而“综表”也有相对独立、完整的引用文献注释，从这些征引文献，读者不

难发现“综表”可以帮助他们省去许多翻检之劳。因此我相信,只利用本书附录,而不需翻阅正文,就可以解决绝大多数读者所遇到的问题。

如果翻阅这本书的读者关心的是西汉政区研究,我会推荐阅读该书的中编。众所周知,目前海内外流行的几种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西汉政区的标绘,反映的都是西汉末年的面貌(基于《汉书·地理志》)。而本书除汉末政区之外,另复原出六个具有明确断限的西汉政区面貌,涵盖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时期。虽然对这些时段政区的复原是为了方便探讨不同时期的侯国地理分布特征,但若隐去各章关于侯国分布的讨论,则完全可以看作是对西汉不同时期郡国级政区复原的研究。如果读者仔细阅读各章第一部分“郡国名目”和“郡国辖域范围”的考证文字,并将其与周振鹤先生的《西汉政区地理》对读,相信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而对于任何一个西汉史研究学者,如果能够简单翻阅书中的几幅西汉政区地图,也许会加深对西汉政治格局发展态势的了解。

如果本书的读者关心的是西汉侯国地理分布问题,我则推荐各位首先阅读中编各章的结语,在这里你可以了解西汉不同时期侯国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另外千万不要错过中编的“本编的基本结论”,这是我静态观察各时期侯国分布特征后,将各年代断面贯通起来,对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发展、演变过程的总体考察。在这之后,读者可以翻阅该书的下编。下编所涉及的专题研究,是在中编进行总体考察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前人未曾留意,或有所留意却探讨不深的部分。若读者仔细阅读其中某一两个章节,相信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最后我想提醒各位读者的是,千万不要忽视上编的存在,另外一定要关注本书中编第一章对《汉书·地理志》所进行的文献学分析。以往作为一个历史地理研究者,大多关注搜集和阐释史料,而忽视各类史料的文献来源和编纂过程。其实对于一个古代史研究者(明清史除外),他所能利用的史料大多是经过史家编纂的结果。因而在利用这些史料之前,我们应当具有这样的“自觉”,即追寻这些史料最初的文献来源以及史家编纂这些史料的方式和意图。如果遵循这样的过程,我们也许会意外地发现,原来一些看似坚实的史料其实并不可靠,而另外一些被忽视的记载则可